

第六十三章 衛志榮的下場

嘉親王對上一代的太子黨秦太傅沒有任何好感，自然也對袁夫人不甚耐煩，此時聽袁夫人還要和離、帶走子女，只覺得對方無理取鬧，不由得道：「衛志榮已認下所有罪名，該當斬首，此後與你們再無關係，妳又何必多此一舉？正所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在衛志榮將死之際，袁夫人妳也沒必要再落井下石。」

袁夫人不卑不亢地道：「民婦乃太傅之女，寧死也不能背上莫名的汙點，為家族抹黑。此案已經查清，足以證明民婦另嫁之時並不知自己尚未與人和離，但如今恢復記憶，若不能有個決斷，民婦要如何面對袁家的列祖列宗？如何對得起教養民婦的父母？至於兩個孩子，衛志榮根本不配為人父，這種人若在死後還享受子女的香火，天理何在？民婦與衛志榮之間的仇恨不共戴天，還望王爺莫要怪罪民婦不肯化干戈為玉帛。」

嘉親王之前那句話是有點惡意的，特意喊她袁夫人也是為了嘲諷她，沒想到隨後袁夫人就當面嘲諷了回來，人家滅門之仇不共戴天，說什麼落井下石？沒親手殺人就不錯了，要求她退讓一步的自己才顯得是非不分。

嘉親王臉色沉了沉，但想到皇帝提點過要他拉攏袁將軍，若讓袁夫人因著這件事想不開做出什麼事來，他豈不是就和袁將軍結仇了？

所以即便心中很想發火，他也還是壓住了怒氣，冷聲道：「此案已真相大白，證據確鑿，秦氏另嫁情有可原，在其被衛志榮追殺墜崖時就已斬斷了夫妻情分。今日就依秦氏所求，判秦氏與衛志榮和離，其子女衛沐霖與衛明珠從衛家族譜分出，跟隨秦氏離開衛家，他們母子三人與衛志榮再無任何關係！衛志榮，秦氏，你們可有異議？」

袁夫人行了一禮，淡淡地道：「王爺英明，民婦多謝王爺。」

衛志榮氣惱道：「如此甚好！那個不孝女……」

「肅靜！」嘉親王反感地喝了一聲，已經不耐煩聽他罵這個罵那個，敲了下驚堂木，直接判衛志榮於三日後在午門問斬，隨後便先行離開了。

由於山匪案時侯府遭劫，袁夫人的嫁妝全都丟了，所以衛志榮只能將府中剩餘的所有財物拿來抵袁夫人的嫁妝。和離是可以帶走自己東西的，就侯府那點財務，還不足袁夫人嫁妝的十分之一。如此判決，連百姓們都覺得袁夫人虧了。

事到如今，眾人對袁夫人的印象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。本以為是個紅杏出牆不負責任的女人，沒想到卻是個敢作敢當的真性情女人，尤其是阮青青和林婉柔兩人的供詞，證明了衛志榮對袁夫人到底有多狠毒。

只要一想到袁夫人經歷過那麼多可怕的事，他們就對這個人再也罵不起來了，反而生出了無限的同情，紛紛感慨平平淡淡就是福，像袁夫人這樣歷經磨難才在袁將軍這裡得到的幸福生活，他們寧願不要。

袁夫人順利報了滅門大仇，還洗清了名聲，心裡略微鬆了口氣，卻又有些茫然，好像恢復記憶後，一直緊繃著的那根弦斷了似的，不知道該何去何從。

這時衛志榮被押著帶走，路過她身邊的時候，衛志榮突然惡劣地說道：「就算我死又怎麼樣？有沐霖在下面陪著我呢，妳這個賤人！妳永遠也見不到妳兒子

了！」

袁夫人心中一痛，卻立即反擊道：「聽說侯府一個大丫鬟飄絮有了身孕，你說是誰的孩子？」

衛志榮瞬間雙眼暴突，面容猙獰地喝道：「妳說什麼？飄絮有了身孕？！」

阮青青走過來聽到了這句話，揚聲笑道：「恭喜老爺，若飄絮這一胎是男丁，老爺就有香火繼承了。」

眾人一聽，紛紛驚訝，飄絮是誰？怎麼又冒出來一個男丁？接著就有那麼兩三個知道飄絮的，說起那姑娘以前是衛明珠身邊的大丫鬟，後來得衛志榮賞識被調到書房去了，有一人立即神祕兮兮地說，飄絮其實是被衛志榮金屋藏嬌，是通房丫鬟！

大家哄笑起來，對衛志榮指指點點，這些年衛志榮一直營造一個深愛妻子的假象，結果卻寵愛了林婉柔十幾年，後來見勢不妙又說和林婉柔青梅竹馬，一片真心，結果被發現養了個外室那麼久，剛剛還在堂上說唯一沒愧對的是阮青青，如今竟然就冒出個懷孕的飄絮！

連衛明珠都沒忍住笑出了聲來，這人設崩的，要是在娛樂圈，一人一口唾沫也將他淹死了！所以說做人就要真實一點，把自己包裝成另一副模樣，遲早都會被拆穿，這些人怎麼就不知道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呢？

不過看到衛志榮那明顯不是高興的表情，她突然想起從前一些可疑的事，壓著嗓子喊了一句，「衛志榮你要有兒子了，不高興嗎？」

她這一句話立刻將所有人的視線都聚集在了衛志榮身上，眾人这才發現衛志榮臉色鐵青，已經處在暴怒邊緣，不禁猜測起衛志榮這是怎麼回事。

接著就聽袁夫人歎了口氣，有些遺憾地說：「你不是不能生了嗎？怎麼阮氏竟然不知情？看來你是騙了她十幾年啊。」

眾人全都震驚地瞪大眼，只覺得這戲是一齣接一齣的，眼睛都不夠看了！

衛志榮爆喝一聲，「秦望舒！果然是妳，是妳給我下的藥對不對？！」

這就是間接承認自己不能生了，衛志榮話一出口就已經後悔了，他絞盡腦汁守了十幾年的祕密，竟然就這麼暴露了。

袁夫人嗤笑道：「我難產之後就被你軟禁起來，然後離府失蹤，哪裡有本事給你下藥？我只是從你當年隻言片語的質問中猜出來的，原來還真是如此。看來阮氏有孕後你就不能生了，所以這十幾年才沒再得任何子嗣。」

衛志榮差點氣得吐血，袁夫人的話他一個字都不信！可是他此時已經毫無辦法，袁夫人是高高在上的將軍夫人，而他已經成為即將被斬首的階下囚。他這輩子算計了那麼多，到頭來什麼都沒得到，到底是為什麼？

這時反應過來的林婉柔猛地衝上來，一把掐住了衛志榮的脖子，「你這個混蛋！你不能生？你居然不能生？你娘動不動就暗罵我是不下蛋的母雞，你就在一邊聽著，半句話都不替我說，還叫我喝了十幾年的湯藥，你騙得我好苦啊！」

衙役上前粗暴地將兩人分開，命人立刻帶衛志榮走。

阮青青突然說了一句，「那飄絮肚子裡的孩子豈不是……哎呀，都怪我不好，早

知道我剛剛就不恭喜老爺了，這、這孩子還不知道是誰的種呢。」

衛志榮一生也許有過不少女人，但留在身邊的就只有妻妾四人，如今妻子告他，妾室作證，唯一沒露面的通房竟然懷了別人的野種，他簡直要懷疑從來沒有任何人是真心對待他的，他這一生都是在失敗中度過。

看著面前的三個女人，聽著門外指指點點的嘲笑，衛志榮再也承受不住，哇地一下吐出一大口血，整個人軟了下去。

衙役蹲下身檢查了一下，隨口道：「沒氣死，不過也半死不活了。行了行了，大夥兒都散了吧，事情了結沒什麼好看的了。」

袁夫人冷冷地看衛志榮一眼，信步走出衙門，被等候在一旁的袁家父子護著上了馬車。

燕昱澤低聲對衛明珠道：「妳還要看看他嗎？」

衛明珠搖搖頭，「看他幹什麼？真要把他氣死嗎？那還不如讓他多難受兩天，享受一下即將死亡的恐懼。」

他笑了一下，覺得一本正經地說狠話的小姑娘特別可愛，拉住她的手腕就往路邊走去，「沒什麼要看的就走吧，這個結果很好，以後妳就真正和他斷絕關係了。不過跟隨母親的話，袁將軍就是妳繼父了，會不會很難接受？如果妳不喜歡，我幫妳想辦法。」

衛明珠低頭想了想，淡笑著搖搖頭，「他們一家人的人品我是信得過的，而且這個時候也不宜再鬧出其他風波了，沒必要。將我的戶落到將軍府無所謂，反正我暫時也不會回去住。」

「嗯，怎麼樣都好，只要妳開心。」他略有些低沉的聲音透著一股說不清的意味。衛明珠只覺心裡酥了一下，轉過頭忽然發現自己的手腕還在人家手裡呢，連忙掙脫開來，清了清嗓子，道：「多謝殿下，殿下出來這麼久，想必有很多公務等著殿下去做，我就不打擾殿下了，先回去了。」

燕昱澤輕笑一聲，「妳有一句話是怎麼說的？『用過就扔』？是這個意思嗎？」

衛明珠一下子臉紅了起來，惱怒道：「人人都說你是謙謙君子，我看你倒越來越像無賴了！我請你去醉湘樓用飯總行了吧？快點走，真是不識好人心！」

他笑著追上她的腳步，傾身在她耳邊笑道：「怎麼不識好人心了？我知道，妳是怕我被人看穿身分，妳這麼為我著想，妳都不知道我有多感動。」

燕昱澤看到衛明珠越來越紅的耳根，笑得意味深長。原來那些話本還是挺有用的。

在所有人離開衙門之後，街角一輛看來尋常的馬車才緩緩駛離，去的方向卻是牢房。

牢房外看守的人看見馬車上下來一位穿著斗篷的人，那帽子遮住了大半張臉，來人又低著頭，他根本看不清是什麼人，還沒等他出聲阻攔，那人就往他手裡塞了一小塊金子，說要去見衛明月。

這可是金子，頂他幹多少個月的差事了？想想衛明月半死不活的已經是無關緊要的人，他擺擺手，眼睛盯在金子上直接把人放進去了。

穿著斗篷的人一直走進最裡面的牢房，看到地上奄奄一息的人，忙用金子將獄卒打發掉，跑過去扶起衛明月，低聲道：「明月？明月妳怎麼樣？妳醒醒啊，是我，我是雪嬌！」

衛明月緩慢地睜開了眼睛，在藉著光線看清李雪嬌的臉時，無法控制的崩潰痛哭，她被刑罰折磨得已經傷了嗓子，即便是痛哭也發不出聲音，卻反而更令李雪嬌難受了。

李雪嬌眼睛濕潤起來，抱緊了她說道：「我來晚了，明月別怕，我不會再讓人欺負妳了。這個案子皇上交給嘉親王審理了，剛剛判了衛志榮三日後問斬，如今大家的焦點都在衛志榮身上，沒人會注意妳，我一定會想辦法救妳的！」

衛明月連連點頭，聲音沙啞地說：「謝謝！謝謝！」

李雪嬌沉聲道：「妳不用對我說謝，當年若不是妳救我，我可能早就不在這個世上了。不管發生什麼事，我始終都記得，妳是我的恩人，我不會丟下妳不管的。」她頓了頓，又道：「但這樣的事，妳日後還是不要做了。就算讓妳成功刺殺衛明珠又能怎麼樣呢？還有賣帶病的棉花玩偶害人的事，明月，妳真是太不理智了。若不是妳做了這麼多蠢事，我哪裡需要這麼費力的救妳？」

李雪嬌的意思是，如果衛明月肯安分一點，她想護著衛明月很容易，就像三公主護著衛明珠一樣，別人根本不會惹她們。

可衛明月把這話聽在耳朵裡就想偏了，李雪嬌這是嫌棄她事兒多？嘴上說著把她當恩人，心裡肯定恨不得她早點死吧？這種虛情假意的女人憑什麼能做王妃？這時候衛明月突然又想起衛明珠曾經說過的話，她和李雪嬌的差距會越來越大。真的啊，李雪嬌從丞相之女變成了王妃，她卻被山匪抓走，又被馮世輝厭惡，流了產還成了階下囚。她體會過多少種刑罰？經歷了多少痛苦？而李雪嬌呢？這個女人永遠都是在享福！

憑什麼？李雪嬌這麼蠢的人憑什麼能過上這麼好的日子？而這個蠢貨居然還在罵她蠢！

一想到李雪嬌可能成為將來的皇后，衛明月心底的不甘就擴大了無數倍，不停想著如果她是李雪嬌多好？如果她是李丞相的女兒多好？為什麼她要生在衛家！

李雪嬌晃了晃衛明月，擔心道：「明月，妳沒事吧？妳聽到我說什麼了嗎？」

衛明月歉意地看向她，有些艱難地開口道：「對不起，我剛剛頭暈，妳說了什麼？」

「我說等妳出去之後，我會把妳安排在府裡養傷，王爺不讓我管妳的事，妳現在又是犯人，我不能讓別人知道這件事。所以……明月，委屈妳了，我只能安排妳待在下人房，暫時做個丫鬟。」李雪嬌還是把她當朋友的，但經過這些事，心裡難免也有那麼點看輕，所以想都沒想就給了她一個丫鬟的身分。

這無疑是一巴掌抽在了衛明月臉上！

她這個人最愛面子，怎麼可能去給人做丫鬟？尤其還是李雪嬌的丫鬟！

她怔怔地看著李雪嬌，好半天才反應過來，「就……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」

李雪嬌想了下，「也可以把妳安排在外面的宅子裡，但是，萬一被人發現，我就保不了妳了。而且我也不能常去看妳，免得惹人懷疑……」

如此一來，外面照顧她的人肯定會怠慢她！衛明月瞬間就想到了過去的衛明珠，那種被下人鄙夷的感覺更令人難受，她一輩子都不想嘗試。衛明月屈辱萬分地點了下頭，「麻煩妳了雪嬌，我跟妳去府裡。」

「妳能想通就最好了，要知道，我娘在妳出事之後特意來找過我，叫我不許再插手妳的事。畢竟上次我為了幫妳連累了王爺，以後我再做什麼都要小心考慮了，妳能理解我嗎？」

衛明月勉強扯著嘴角笑了下，「妳肯幫我，我就很滿足了，我現在只想活下去。」

「這個妳放心，我很快就把妳救出去。我進來也很久了，該走了，妳自己小心一點。」李雪嬌重新把衛明月放在地上，站起了身。

她不是不想把衛明月扶到牆邊上，但衛明月身上太髒了，要扶她到牆邊，勢必要讓她整個人靠在自己身上才扛得動，她忍受不了，想著反正衛明月也在牢裡待了幾天了，不差這一天，就先這樣吧。

臨走的時候，李雪嬌突然想起林婉柔，回頭說道：「明月，妳娘也被抓進來了，她今天指證妳爹了，不過她自己也犯了不少事兒，大概會被流放。」

衛明月一怔，隨即反應過來李雪嬌這只是告訴她一聲而已，才沒提幫她救林婉柔，更沒提讓她去見一見。想到這，她趴在地上冷笑，果然和從前不一樣了，什麼把她當恩人？都是狗屁！

而爹娘都進了牢房，讓衛明月在李雪嬌面前感到萬分恥辱，當即憤憤地說道：「不用理會他們，他們是自作自受，要不是他們，我怎麼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！」

李雪嬌愣了愣，皺了下眉。娘親叫她不許管明月的時候，就說過明月連父母都不孝順，怎麼可能對她這個朋友真心好？全是貪圖她的身分地位罷了。如今看來，似乎還真是如此，不管怎麼說，林氏這個生母對明月還是無可挑剔的，明月卻是如此絕情。

如此一想，李雪嬌的態度就冷淡多了，「妳休息吧，我要走了，很快就會有人來救妳。」

之後李雪嬌沒再看她一眼，快步離開了牢房，乘馬車離去。

衛明月因為重傷了袁夫人，且刺殺衛明珠未遂，同樣被判了死刑。她安排的是讓兩個人一起進牢房探望衛明月，然後將其中一個和衛明月調換，將衛明月帶出來。名頭也很好找，就說她念及姊妹之情，給衛明月送一頓酒菜，不會惹人懷疑的。

至於換了人會不會被發現，她覺得不可能，衛明月那種慘狀，渾身髒汗披頭散髮，哪裡能看得出換了人？嘉親王安排人看押他們，也根本不會注意這些事，所以絕對不會有人發現的。

三日一到，衛志榮和衛明月兩人同時被推到午門斬首。

圍觀的人非常多，不停地往他們身上扔臭雞蛋爛菜葉。如此倒是幫了李雪嬌的忙，讓「衛明月」的容貌更加看不清了。

依照她的安排，在行刑之前，兩個不起眼的小丫鬟進牢探望衛明月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將真正的衛明月帶回了嘉王府，從此化名夢瑤，成了一個剛剛被嘉王妃打了板子的丫鬟，窩在下人房裡養傷。

衛明珠沒去現場，等夥計來報信說已經砍了，她捂住心口，在心裡默默地跟原主說了一聲「恭喜」，這是大仇得報了。

之後林婉柔也被流放，侯府財物賠給袁夫人之後，侯府就被查封了。阮青青帶著女兒遠走他鄉，飄絮跟姦夫跑了，只剩一個衛老太太，在午門哭喊之後就賴上了袁夫人和衛明珠，仗著年紀大在將軍府和福緣閣門口破口大罵。

衛明珠本想用個好點的方法處理一下，誰知還沒等她動手，袁皓軒就把老太太弄出京城了。

衛明珠看見他的時候，好奇地問：「你不會是叫人把她賣了吧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我這麼好心的人怎麼能做那種事？我是叫人送她回鄉啊！」袁皓軒又恢復了那副笑嘻嘻的樣子，不甚在意地回答了衛明珠的問題。

衛明珠一笑，這可真是好心。老太太當初一朝風光就不把人放在眼裡了，離鄉時把村子裡的里正和村民得罪得不輕，還嘲諷人家都是想攀附衛家。這下子老太太回鄉，肯定會受到村民們的「熱情接待」！

而且如果她沒記錯的話，林婉柔的娘家還沒徹底倒下呢，對於那邊的小村子來說，林家也能勉強算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了吧？老太太被林家人逮住還能好？這些年被衛志榮看輕的氣恐怕都得發洩到老太太身上！

所謂惡人自有惡人磨，大概也就是這個道理，衛明珠覺得挺好。

袁皓軒打量著衛明珠的神情，試探地問：「姊姊，妳什麼時候回家吃頓團圓飯？」衛明珠端起茶喝了一口，淡淡笑道：「哥哥還沒找到，哪裡算是團圓飯呢？」

「姊，我爹已經派人去找大哥的行蹤了，妳別太擔心，大哥吉人自有天相，他一定會跟我們團聚的！」經過了這些天的適應，如今的袁皓軒已經能很順口地叫出哥哥姊姊，很有一家人的感覺，只是衛明珠似乎對認親這件事一點興趣都沒有。衛明珠看他小心翼翼的樣子，一笑說：「吃頓飯而已，就算是朋友也可以一起吃，你想得太多了，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去。」

第六十四章 遲來的親情

出了那麼大的事之後，幾乎所有人都在關注衛明珠和將軍府的關係，而衛明珠卻完全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多心思，她一向不喜歡自尋煩惱。

在她看來，相處得來沒必要刻意避開，相處不來也沒必要刻意親近，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嗎？只要順其自然，不要強求，時間會給出最好的結果。

所以在袁夫人邀請她之後，她就帶著禮物大大方方的去了，客氣禮貌、言談自然，直接用自己的行動表明了態度。

本來袁夫人是很忐忑不安的，袁震飛和袁皓軒也有那麼點緊張，生怕會讓衛明珠感覺不自在，畢竟他們三人已經在一起十幾年了，舉止間自有一股默契，很容易讓別人感覺自己是個外人，但在見到衛明珠之後，他們的拘束就漸漸放了下來。雖然袁夫人偶爾還是會看著衛明珠克制不住情緒，但她們之間的相處也越發趨於

正常，就像之前剛認識的時候那樣，合得來的人總能找到話聊，同那時不一樣的，大概就是袁夫人對衛明珠超乎尋常的關心了吧。

衛明珠特意給袁夫人帶了禮物，是她專門設計的，類似現代那種孕婦專用的大抱枕，靠著、抱著都很舒服，袁夫人的肩膀受傷，抱枕的形狀剛好可以放胳膊。母女兩個到袁夫人房裡說話時，衛明珠就把抱枕送了出去，袁夫人當即就試了一下，欣喜地笑道：「這個真的很舒服，妳有心了，我很喜歡。這是妳鋪子裡要賣的新貨嗎？」

「新貨已經在做了，是為七夕準備的，這個是我特地為妳做的。」衛明珠笑著問道：「妳的傷好一點了嗎？」

袁夫人摸了下肩膀，不在意地說：「好多了，皇上賞賜了很多珍貴的藥材，一直在用，所以好得很快。」

衛明珠點點頭，「那我就放心了，之前一直沒機會好好謝謝妳，那天是我連累了妳，害得妳受那麼重的傷……」

還沒等衛明珠說完，袁夫人就連忙坐直了身子打斷她，「明珠，別跟我這麼客氣，當時我不知道妳的身分，也不能看著妳在我眼前被刺。如今知道了妳是我的女兒，我就更慶幸當時能為妳擋那一下了，否則我一定會悔恨終生的！」

袁夫人拉住衛明珠的手，語氣悔恨，「是我不好，這麼多年都沒有照顧妳，才讓妳必須一個人去面對那些人，結了不小的仇。一想到妳在我不知道的時候受了那麼多苦，我就覺得沒臉見妳。明珠，我不求妳能接受我這個娘，畢竟我過去從未盡過一個當娘的責任，但我希望妳能給我個機會對妳好，讓妳不必那麼累，一個人面對所有的事。」

她遲疑了一下，認真地說：「明珠，將軍那個人看著很兇，其實很好相處，他對妳也很關心。如今在名義上他是妳的繼父，我不知道妳願不願意接受，但是以後不管遇到什麼事，妳要記住，這裡是妳的家，我們會支援妳所有的決定，會做妳的靠山，所以妳想做什麼就去做，任何時候都不需要怕。」

衛明珠笑了笑，「嗯，我知道了。其實妳不用太擔心我，我現在過得很好。雖然我是三公主的伴讀，常常要跟著三公主，但是三公主把我當姊妹一樣，從來不會讓我受委屈的。過去的那個我，在落水之後就已經消失了，如今我已經獲得新生，妳也不必再常常想著補償我，我真的很好。」

在衛明珠說過去的她已經消失的時候，袁夫人一陣恍惚。

其實她也算獲得了一次新生，所以她很能明白衛明珠話裡的意思。恢復記憶之後，袁家和衛家之於她有些像兩個人生，密不可分卻又截然不同。但是她的過去裡還有她兩個孩子，所以她半點也不想將過去剝離，只想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補償那兩個孩子。

不過衛明珠的話讓她明白，不管她如何做，衛明珠過去所受到的那些傷害都在那裡，如今衛明珠想要的並不是補償，而是斬斷過去有個新的開始。

就像她自己在回憶裡有著刻骨銘心的痛，但她依然珍惜如今的生活，衛明珠也是這樣，人生是向前走的，不能總看著過去，否則誰都不會快樂。

雖然明白，但袁夫人想到女兒過去的痛苦還是會忍不住難過，只是她已經想通了，這份難過壓在她的心底只有她一個人知道就夠了，不需要向任何人提起。她會多做善事、多多拜佛，替女兒祈福，但不會再提起來勾起大家不好的回憶了。想到這裡，袁夫人的笑容自然了些，對衛明珠笑道：「好，妳都這麼大了，什麼都可以自己做主，我很放心。不過如果妳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，記得一定要跟我說。妳哥哥那邊，將軍已經派人去找了，妳也別太擔心，一定會找到的。」衛沐霖是袁夫人親自帶了幾年的，至今還能想起那個小小的可愛的男孩兒，說長大了要保護娘親的話。可是誰知道他們母子的緣分會這麼淺？

袁夫人低了下頭，眨掉眼中的濕氣，又說了一遍，「一定會找到的！」

衛明珠不想她這麼難受，便轉移了話題，拿出一份單子交給袁夫人，「夫人，這是妳的嫁妝單子。其實山匪案的時候，衛家並沒有被打劫，當時是我想辦法把妳的嫁妝全都轉移到了別處。這些年他們用掉了不少，不過我轉移的和這次侯府賠給妳的，差不多也能抵上嫁妝單子裡的東西了。妳先看看，回頭找人祕密拉回來吧。」

袁夫人一怔，立即將單子給推了回去，正色道：「明珠，既然是妳拿出來的，那這些就是妳的。我看妳很喜歡做生意，那就拿這些做本錢吧，別擔心將來的嫁妝。這些年在邊關打仗的時候，將軍弄到不少好東西，等將來妳嫁人的時候，我會給妳準備嫁妝的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！這些東西本來就是妳的，我當時會那麼做也是不想便宜了他們，除了福緣閣，別的東西我都沒動。最初我就是想著等見到妳要把東西還給妳，妳不要為了補償我就推辭不要。」衛明珠忽然覺得手中的嫁妝單子有些燙手，她確實擁有了這具身體和這具身體裡的全部記憶，算起來她也是袁夫人的女兒，但想到已經消逝的原主，她就不能這麼心安理得的接受袁夫人的好意。

不過袁夫人是說什麼都不要這些的，堅決地道：「妳把東西收好，這些以前雖然是我的東西，但在我墜崖離開之後，這些就全都被那些人霸占了。如果不是妳想辦法讓他們內鬥，將大部分東西都要了回來，在我回來時這些根本就所剩無幾了。所以這些是妳憑本事拿到的，東西就是妳的。」

她頓了頓，又勸說：「明珠，妳就不要和我爭了。如果我拿了這些東西，連我自己都會看不起自己，換成妳是我也不會收的，對不對？」

衛明珠想了一下，如果她處在袁夫人的位置上，其實她很多做法應該跟袁夫人是一樣的，既然如此，她再多說就矯情了。

於是她將單子收好，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以後不會再提這件事。」

兩人在房裡說了一下午，把許多事說開之後，相處起來自然就不會再尷尬，等衛明珠告辭的時候，袁震飛想要派兩個當過兵的侍衛保護她，不過被衛明珠拒絕了，還給他們介紹了陳七，以陳七的武功，自然能讓他們放心。

總的來說，這一日的相處讓大家都鬆了口氣，心裡輕鬆了很多。

眼看就要到七夕了，衛明珠為了鋪子裡的事忙碌起來，每天都早出晚歸。就算偶爾有閒暇，她也是勤奮的練武，把時間排得滿滿的。

袁夫人還是會每天叫袁皓軒送些湯水點心過來，衛明珠漸漸習慣了，覺得這樣也不錯，她一直都是別人對她好，她就對別人好的性格，袁家人真心待她，她自然也會回以真心。

在七夕前夕，方掌櫃就已經談好了十幾個單子，擴大作坊，將貨物穩妥的運送了出去。雖然他們做的還是玩偶、抱枕，但因為有了七夕的新意，並不怕被人厭煩，而且這類的東西在京城雖然風行，在其他地方依然有人不知道，能夠把生意做得很大很大。

如今袁夫人把嫁妝全都給了衛明珠，衛明珠也就有了足夠的財力去發展生意，開始做更好的未來規劃了。

當然她做的只是框架，定出大致的方向，具體做生意要如何操作，她還得參考方掌櫃等人的意見，畢竟她不是專業的。

等到了七夕這天，全京城都張燈結綵，熱熱鬧鬧，福緣閣也再一次迎來了人滿為患的場面，福緣閣裡紅彤彤一片，各種各樣好看可愛的玩偶、抱枕讓人看得目不暇給，有的還做成從沒看過的奇怪形狀，或者繡上了相同的圖樣。

就在大家議論紛紛的時候，方掌櫃開始給大家介紹鋪子裡的新貨，原來那些沒看過的奇怪圖案叫做愛心，代表喜歡、喜愛、示愛的意思，每一樣東西都可以自己送自己的，更可以送給妻子，因為這裡每一樣東西都代表著寵愛。

眾人聽得一愣一愣的，但一下子就有腦子靈活的已經想到要怎麼偷偷送給心上人了，七夕的福緣閣彷彿為他們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！

七夕節福緣閣的新貨被搶購一空，福緣閣也開啟了一種新的送貨模式，就是將顧客所購買的貨物嚴密包裝，除非打開，否則無法用任何方法看出裡面是什麼東西，然後再對顧客資訊絕對保密。

如此一來，原本一些出於各種原因不好出面購買的顧客，也紛紛加入了購買大軍，在無形之中又一次擴大了福緣閣的顧客範圍。

幾日之後，其他地區進貨的盤商也傳來了喜訊，他們進貨的那些玩偶、抱枕幾乎全賣光了，有幾家甚至想要跟福緣閣簽訂多年契約，搶占最先拿到新貨的機會。在方掌櫃就此詢問衛明珠的時候，衛明珠想了好一會兒，搖頭拒絕了這番示好。方掌櫃有些驚訝，不解地看著衛明珠問：「東家，雖然咱們的貨是頂好的，可我聽說外地也出現模仿的貨品了，長此以往，我們的優勢勢必會減少，何不趁此機會簽下幾個長期合作的商家呢？」

衛明珠笑說：「方掌櫃考慮的很對，若我們的貨只有這種程度，自然要多攬住一些商家才是。但我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要賣，將來有很大可能會把福緣閣做大，急的不該是我們，我們也不必愁將來沒有商家上門。」

方掌櫃雖然不明白衛明珠為什麼有這樣大的信心，但想著福緣閣如今能賺得滿盆滿鉢是衛明珠一手策劃的，便不再多勸，點頭道：「既然東家心裡有數，那我就先回了他們。東家，還有一件事兒，咱們的成衣和玩偶擺在一間店裡，似乎不大

好看。而且庫裡原先的布料和成衣也都賣得差不多了，您看往後還賣嗎？」

「賣啊，衣食住行是誰也少不了的，玩偶只是閒暇時用來玩樂的東西，不能為了這個就把根本丟掉。」衛明珠想了想，走到桌前拿炭筆在紙上畫了個草圖，示意方掌櫃過來看，「我對將來有很多規劃，我們的鋪子如今在這條街的正中間，我希望將來這一條街都是我們的產業，不只有玩偶鋪、成衣坊，還會有其他的各種各樣的店。」

方掌櫃倒吸一口氣，不可置信地指著圖道：「您的意思是把這些店都盤下來？」衛明珠隨意地點點頭，一邊擦手一邊道：「你派合適的人去談吧，能盤下幾家是幾家，不用動店裡的銀子，我私人來出。盤下以後，挑出兩間來開成衣店，一間只做好的貴的，賣給那些世家貴族，一間只做普通的耐穿的，賣給平民百姓，再挑一間店專賣布匹，放在那兩間店中間。名字我稍後想好了告訴你，不管是好的還是普通的，一定要保證我們的布料針線沒有次品。以後我們開任何一間店都是如此，不能讓任何一位顧客在我們店裡花冤枉錢。」

她的最後一句話讓方掌櫃深受震動，這些年方掌櫃一直都是和商家打交道，自問見過的商家也數不勝數了，但卻從沒見過一個像衛明珠這般，每每開店最在意的都不是賺錢，而是絕不允許店裡賣出品質不好的東西。

方掌櫃幫衛明珠經營鋪子，那些一批批售出的玩偶有多少利益可圖，沒有人比他更清楚。可衛明珠硬是要求全部都用好料，次一等都不行，將成本提升了一大截。更別說衛明珠對貨物針腳的要求，讓做工的那些人出貨也慢了很多。

他不是說別人家都不注重品質，但能做到像衛明珠這樣較真的當真是鳳毛麟角，絕對稱得上有良心了！

不過跟著這樣的東家很放心，方掌櫃很乾脆的應下了衛明珠的要求，保證一定按她說的做。

對衛明珠要開兩家不同的成衣店，方掌櫃沒覺得特別新奇，便問衛明珠其他盤下的店鋪要做什麼。

衛明珠笑著搖搖頭，「一下子開太多店可不行，先不說根基穩不穩，就是人手也沒那麼多可靠的，還是要徐徐圖之才行。其他的鋪子如果買到了的話，就先租出去吧，短租。到了合適的機會，我們再開別的店。」

說話的時候，衛明珠就將之前做了好些天的企劃書拿了出來，在上面拍了拍，笑道：「這裡面寫了我的想法，方叔拿回去先看看，有什麼不妥之處咱們再商量。裡面提到的床上用品，我會設計幾套基本款，先讓作坊裡的工人做出來看看，合適的話就在臨近布坊的位置再開一家居飾店，專門賣裝飾屋子的東西。」

一聽又有新玩意，方掌櫃連忙翻開企劃書找到圖紙，雖然大戶人家臥室裡都佈置得很漂亮，但跟衛明珠圖紙上的還真不一樣，說不定又能像玩偶一樣大受歡迎呢！

方掌櫃合上企劃書，笑得合不攏嘴，「東家放心，我這就叫人做。這些不管成不成都沒事兒，東家能想到別人想不出的東西就是大本事，將來啊，總有點子能成功的！」

方掌櫃對經商可以說是十分熱愛了，眼看又有事情要做，沒說兩句話就迫不及待的走了，令還想取取經的衛明珠哭笑不得。

忙碌期過去了，衛明珠無所事事的轉了兩圈，乾脆去找陳七，叫他和自己對練。誰知陳七一聽連忙推辭，「小姐，您如今的功夫還不適合對練，暫時也不必學新的招數，您自己練習就可以了。」

衛明珠摸摸下巴，繞著他走了一圈，疑惑地上下打量，「上次要你教我劍法，你說你病了；上上次要你陪我練擒拿，你說你扭傷了；這次又說我自己練就可以，陳七，你這是……不願意教我啊？」

陳七被她盯得直冒冷汗，連連搖頭，「屬下不敢，小姐誤會了，這個階段確實是小姐自己練比較好。」

她雙手環胸，微皺著眉道：「我怎麼覺得你和平時有點不一樣呢？」

陳七實在不敢繼續說下去，生怕洩露了燕昱澤的事情，直接捂住肚子道：「不瞞小姐，今日屬下是吃壞了東西，屬下先告退了，小姐恕罪！」

他說完不等衛明珠回話就轉身跑了，她看著他的背影挑挑眉，怎麼看都覺得有哪裡不對勁。光說陳七每次教她練武時一定要帶面巾就夠奇怪了，這說話的語氣也有點不像，以她縱覽無數狗血大戲的經驗推測，這其中一定隱藏著什麼祕密，說不定教她武功的和保護她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個人！

可她剛剛仔細看過陳七的眉眼，跟帶著面巾的陳七是一樣的，大概只有給人的感覺有一點點不同，這麼說來又好像是她多心了，總不會是一對雙胞胎吧？

衛明珠被自己的猜測給逗樂了，她見陳七已經跑得沒影兒，也不追究，搖搖頭自己去後院練功了。

反正不管怎麼說對她也沒壞處，她能好好學武就好了，不刨根問底也是保持快樂的一個好方法！

下午她回宮的時候，三公主正無聊的剪花枝，見她回來隨口問了一句，「今兒個怎麼這麼早？都忙完了？」

「是啊，新貨能賣一陣子，暫時沒什麼事了，就早點回來歇歇。」衛明珠一邊回話一邊往房裡走，雖然鋪子裡也有房間能休息，但就她住過的幾個地方來說，宮裡這個還是最舒服的，她也最喜歡在宮裡休息。

三公主扔下剪刀跟著她進門，驚訝地道：「真的啊？我就是隨口猜測，沒想到妳真的忙完了？那妳有空陪我了吧？若珊家裡要給她議親，這幾天都帶著她赴宴呢，我二哥也忙得要命，每次去都看見他在處理公務，我都快悶死了。」

衛明珠去內室換了身衣裳出來，看到三公主生無可戀的樣子有些好笑，「有這麼誇張嗎？我看妳乾脆選個駙馬嫁出去算了，以後天天有駙馬陪著就不悶啦。對了，若珊家裡在給她議親？有相中的了嗎？若珊怎麼說？」

「若珊能說什麼？我看她茫然得很，只是跟著她娘出去給人看，然後她娘再看別人，議親選的不就是門戶嗎？不過沒辦法，若珊她爹娘其實是問過她的，她自己沒有中意的對象，總不能一直拖下去吧。」三公主提起親事就有些煩躁，皺眉道：

「我今天碰見皇貴妃了，她看著我笑得好噁心，不知道又在打什麼壞主意呢。」衛明珠一聽也緊張起來，「妳和皇貴妃不是一直井水不犯河水嗎？皇上對妳一直很寵愛，皇貴妃應該不能把妳怎麼樣吧？」她突然想到燕昱澤，臉色有些不好地說，「難道是因為皇上把嘉親王的差事給了睿親王，所以皇貴妃遷怒於妳？」

三公主冷哼一聲，「我哥得父皇賞識是我哥的本事，誰叫老三那麼沒用！她想做什麼放馬過來好了，姑奶奶什麼沒見過，怕她？」

衛明珠搖搖頭，有些擔心，「我們還是小心謹慎點好，明槍易躲，暗箭難防，我看先跟睿親王提一提吧。若是沒事最好，萬一真有什麼事，大家也好有個準備，妳說對不對？」

三公主覺得衛明珠有點太緊張了，她在宮裡長這麼大，皇貴妃要想害她不是早就害了？不過看到衛明珠擔心的眼神，她還是點點頭，「行，明天我就去跟我二哥說，那個女人要是真敢算計我，我說什麼也要咬下她一塊肉來！」

第六十五章 教訓登徒子

皇貴妃有什麼想法沒人知道，就算是燕昱澤也不能憑皇貴妃一個笑容去推斷她有什麼詭計。而皇宮守備森嚴，皇貴妃把持後宮經營十數年，身邊更早已圍成鐵桶一般，不是輕易能安插釘子的，燕昱澤也只能吩咐三公主和衛明珠身邊的人好好保護她們，並叮囑她們不要落單，時刻警惕。

兩人見燕昱澤實在忙得抽不出身，也不好讓他分心，說完重要的事便告辭離府，結伴去戶部尚書府找王若珊去了。

這一見卻是驚訝萬分，王若珊雙眼通紅，顯然是哭過了，衛明珠和三公主都覺得很不可思議，忙拉著王若珊詢問到底發生了何事。

「若珊，妳一向是最受寵的了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竟然讓妳哭成這樣？妳說出來，我們也好幫妳想辦法呀！」三公主見王若珊悶不吭聲，已然是急了。

衛明珠挨著王若珊坐下，拉住她的手擔憂道：「若珊，是關於議親的事嗎？難道是相看了什麼令人討厭的人？如果方便的話，妳可以告訴我們，我們幫妳一起想辦法。」

王若珊用帕子擦了擦眼角的淚，這才慢慢抬起頭，哽咽道：「是李丞相家的嫡長子，他……他昨日見到我竟出言調戲，我忍不住潑了他一杯茶，誰知……誰知今日一大早，他們家就請了人過來說媒，言談間頗有些以勢壓人的意味。」

「李丞相的嫡長子？那不就是李雪嬌的哥哥李松柏？」衛明珠睜大了眼，吃驚萬分。

王若珊臉色難看地點點頭，難過地說：「就是他，我爹說李丞相很可能是順水推舟，想把我爹拉到嘉親王那一派去，正巧李松柏的未婚妻病逝了，所以……」

三公主一拍桌子，氣憤難當，「李家人簡直欺人太甚！堂堂戶部尚書豈是他想壓迫就壓迫的？若珊妳別擔心，妳爹那麼疼妳，他絕對不會讓妳嫁給李松柏的，那就是個色胚子廢物，哪裡配得上妳？」

是這個道理，但李丞相位高權重，又是嘉親王的岳父，極有可能就是未來的國丈，哪裡是能輕易得罪的？若違背李丞相的意願，豈不是說他們王家有異心，反對嘉

親王上位？不歸順就是敵人，奪嫡之爭早已開始了，嘉親王和李丞相絕不會放任不支持他們的人占著戶部之首的位置。

王若珊趴在桌子上，神色哀戚，「我爹娘寵我，這麼多年我只知道享福，從來沒為他們做過什麼，如今卻要他們為了我得罪李丞相和嘉親王，我太不孝了。」

衛明珠皺起眉頭，雖然她知道燕昱澤勝利的可能性更大一點，但在其他人眼中，燕昱澤其實已經廢了，再能幹也活不了幾年了，這時候得罪嘉親王一派簡直就是得罪下一任皇帝，也難怪王若珊會這般為難。

她歎了口氣，攬住王若珊的肩膀安慰道：「若珊，妳別這麼想，難道妳嫁去李家就是孝順了嗎？到時候妳不幸福，妳爹娘更難過。何況李丞相也不可能因為妳嫁過去就放過妳爹，但凡妳爹和他意見不一致，就還會面臨今日的刁難。若珊，妳別太擔心，妳爹在朝為官這麼多年，也不是李丞相說動就能動的，頂多以後和別人結盟，多一點保障。」

三公主連連點頭，「對啊，可以叫妳爹和我二哥結盟啊，還有袁將軍，袁將軍肯定願意幫忙！是吧明珠？」

衛明珠跟著點了下頭，「公主說的沒錯，袁叔人很好，他肯定不會跟李丞相一夥兒，所以妳可以試著勸王尚書和袁叔親近一點。」

聽她們這麼說，王若珊心裡的慌亂減輕了不少，擦乾眼淚低聲道：「謝謝妳們，讓妳們看笑話了。我就是……就是不想讓我爹為難，感覺自己好沒用，要不是我潑了李松柏一杯茶，就沒有這麼多事了，可是……我真的不想嫁給他。」

衛明珠一本正經地道：「當然不能嫁給他！他和他妹妹一樣，都有病，還病得不輕。咱們若珊將來可是要嫁給一個如意郎君的，怎麼能跟他們扯上關係？」

王若珊終於露出了笑容，不過還是有些擔心，「李丞相叫人上門說媒，別的有意的人家就退縮了，如此一來，想必我娘要給我議親是難上加難。」

「啊？妳很想嫁人嗎？之前沒聽妳說過啊！在家做姑娘這麼舒服，妳著急什麼？」三公主十分驚訝，不明白議親難了怎麼就不好了，她恨不得一輩子不嫁呢，這樣才能像衛明珠說的那樣自由自在。

王若珊臉一紅，擺擺手不好意思地道：「妳們誤會了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！我是覺得我娘那麼在意我的親事，見了不少人，如今因為這種事無法議親肯定很生氣，我只是不想我娘不高興罷了，我才不急呢！」

「哦，妳說清楚點嘛！嚇我一跳，我還以為就我一個人不想嫁呢。這時候退縮的人不要也罷，明顯都是沒擔當的。明珠，妳呢？袁夫人有沒有跟妳提親事啊？說實話，妳覺得嫁到皇家宗室怎麼樣？」三公主突然想起衛明珠和燕昱澤見面變少了，忙著急地問了一句，期盼地等著她的回答。

衛明珠愣了一下，腦海中忽然浮現出燕昱澤的臉，不禁搖了搖頭，遲疑地道：「若真說實話，那我的想法就是不能嫁入皇家宗室。因為至今我也沒見過一位皇室中人不納妾的，這是我接受不了的。而且身為皇家人，婚事大多不能自主，又時刻處於無盡的誘惑之中，能堅持幾十年不變心的人能有幾個？最重要的是，嫁給普通人還有機會和離，若嫁給皇家人就真的——一輩子不能離開了，一旦感情不再，很

有可能面臨的就是冷宮一樣的淒涼。」

三公主張了張嘴想要反駁她，但想到皇親宗室的情況又不得不承認她說得對，一時間也不知該怎麼幫燕昱澤說話，皺著眉頭表情有些憋悶。

王若珊倒是十分贊同，點頭道：「我娘也是這麼跟我說的，嫁給家世相當的有責任心的男人最好，不管怎麼樣都有家裡人幫我。可若進了皇家門，就算受了天大的委屈也沒人能幫我了。」

三公主拍拍桌子表達不滿，「喂喂喂！妳們兩個當我這個皇室中人不存在嗎？居然這麼嫌棄！」她沉默了一下，隨即洩氣地道，「不過妳們說的也對，誰叫我家裡就沒個癡情的先例呢！說真的，認識明珠之前我根本沒想過什麼不納妾的事，我只想著在公主府裡過自己的日子，駙馬愛去哪兒去哪兒。可是想想那種生活也挺沒意思的，還不如現在呢，起碼沒人丟我的臉。」

三公主不是突然想通了不想給衛明珠和哥哥牽線，而是她突然想到哥哥的身體不知道還能撐幾年。萬一二哥早早走了，留下明珠怎麼辦？皇室遺孀連改嫁都沒機會，到時候難道要明珠守寡幾十年嗎？以明珠重情的性格，那幾十年又怎麼會開心？

之前她只覺得他們特別配，就想撮合他們，卻沒考慮實際的問題。如今想來，二哥身體不好，明珠也不喜歡皇室，似乎她再也沒有撮合他們的理由了。

這麼一想，她就忍不住難過，情緒也低落下來。

衛明珠哭笑不得地推了推她，「這是怎麼了？難不成妳還惦記給我們說媒呢？快別胡思亂想了，妳們兩個啊，左右有人護著，想這麼多不是庸人自擾嗎？走了，趁天色還早，咱們出去逛逛吧。總在家裡待著都悶出病了。」

三公主情緒來得快去得也快，當即起身道：「好啊，妳七夕又賺了那麼多銀子，一定要請我們好好吃一頓好的！」

「那有什麼問題？就去第一樓，我跟妳們說，沒有什麼事是吃一頓大餐解決不了的，要真解決不了那就吃兩頓，什麼時候吃高興了咱們什麼時候再出來！」衛明珠不自覺地將自己的思想灌輸給好友們。

兩人聽得有趣，放言一定要把衛明珠的荷包吃扁才出來，看看是不是真能忘掉一切不開心的事！

於是她們便跟王夫人說了一聲，直奔第一樓去了。

王夫人見女兒又有了笑容，總算鬆了口氣，跟王尚書說：「過去那些年，若珊跟公主和衛家小姐都沒怎麼接觸。沒想到有了交集之後竟成了至交好友，今日就算她們不來，我也打算請她們來勸勸若珊的。」

王尚書捋著鬚鬚點了點頭，「嗯，確實都是好孩子。有她們陪著若珊，夫人也不必擔心了。至於李丞相找人說媒的事，為夫自有分寸，不會讓若珊受了委屈。」王尚書從來都不是任人欺凌的懦夫，只不過韜光養晦久了就被人當成了軟柿子。既然皇帝不能護住他這個中立派，或許他也該擇一明主支持了。他就不信以嘉親王那樣的性情能登上皇帝之位，等李丞相栽了跟頭，他勢必要將女兒受的恥辱加倍還回去！

衛明珠不知道他們夫妻是怎麼打算的，但好友被人欺負了，她當然不能無動於衷。不過就是個愚蠢好色的廢物，她不信找不到方法整治他，最好讓他再也色不起來，斷了李丞相的嫡系傳承才算痛快！

衛明珠和好友們到第一樓去用餐，趁她們不注意，悄悄拜託陳七去教訓一下李松柏。這個人不學無術，是個酒囊飯袋，所以衛明珠也不擔心陳七辦不好，只是多囑咐了兩句安全第一。

誰知就是那麼巧，她們才進酒樓就碰上了李松柏，他當時正在二樓準備往下走，身邊環繞著七八個公子哥兒，堪稱北京的紈褲子弟團了。

王若珊頓時皺起眉頭，轉身就要走。正所謂冤家路窄，這邊她們還沒動作，樓上的李松柏已經看見了她們。

其他幾位好歹知道三公主的身分，不敢多看她，那李松柏卻真正是好色到骨子裡，仗著有個厲害老爹，肆無忌憚地打量著衛明珠三人，甚至無所顧忌地開口道：「若珊妹妹，這才來怎麼就要走呢？想吃什麼哥哥請妳，好好招呼妳的兩位朋友，好歹咱們也快是一家人了，妳可千萬別跟哥哥客氣！正好哥哥想認識衛小姐很久了，不如若珊妹妹幫著介紹介紹？」

看到李松柏臉上色迷迷的笑容，幾位公子哄笑起來，把王若珊氣得臉色發白，但她想說什麼卻被衛明珠一把抓住了手腕。

衛明珠低下頭，隱晦地朝陳七比了個手勢，下一瞬，就見李松柏腳下踩了個空，幾位公子想拉他已經來不及，只能眼睜睜看著李松柏像一顆球一樣滾下樓梯，停住時已是灰頭土臉、鼻血橫流，要多狼狽有多狼狽，慘叫聲不絕於耳！

巧的是他趴著的位置正好對著三公主，三公主立時就笑出了聲，「呦！李公子因何行此大禮？剛剛見李公子談笑風生，本宮還以為李公子仗著是老三的大舅哥，沒把本宮放在眼裡呢。沒想到李公子竟來了個五體投地，本宮真是受之有愧啊，起來吧。」

本來李松柏也正要起來，被她這麼一說倒成了完整的一禮了。其他公子們跑過來，聞言連忙給三公主請安，不敢失了禮數，接著才去扶李松柏。

李松柏渾身骨頭架子跟散了似的，丟了這麼大的面子，他根本忍不住怒火，甩開兩邊的人就怒斥道：「是不是妳？我摔得這麼慘妳還在這說風涼話，肯定是妳害我摔下來的！三公主妳欺人太甚！」

衛明珠上前一步，冷聲道：「大廳幾十個人睜眼看著，你自己得意忘形踩空了樓梯怪得了誰？還有，你這是在質問公主？誰給你的膽子以下犯上？來人！」

「在！」三公主的四名護衛瞬間上前。

衛明珠指著李松柏冷冷地道：「掌嘴二十，丟到丞相府叫李丞相好好管教。即使李公子學不會禮義廉恥，至少要學會什麼是皇權！」

「妳敢！」李松柏猛地瞪大了眼，可沒等下一句話出口，臉就被打到了一邊。

三公主的四名護衛，兩名箝制著他，一名站在他面前左右開弓，還有一名攔著其他人上前，配合默契，沒有半句廢話，不過片刻就完成了掌嘴二十的指令。

李松柏被會武的大男人打了二十個巴掌，臉腫得跟饅頭似的，疼得渾身發抖，再

也說不出半句話來，一個護衛直接提起他快速離去，顯然是要丟去丞相府了。原本起鬨看好戲的幾位公子萬萬沒想到會看到這樣的發展，回過神來才想起衛明珠當初可是差點把馮世輝抽死，如今做了三公主伴讀，行事就更沒顧忌了，哪是他們能得罪的？幾人頭都不敢抬，行禮之後立即告辭，再不敢做任何輕浮之舉。王若珊收起驚訝的表情，激動地道：「明珠妳好厲害，竟然打了李松柏！」說著她又擔憂起來，「怎麼辦，李松柏可是李丞相最寵愛的兒子，他被打成這樣，李丞相一定會追究到底的。明珠，妳為了我得罪李丞相，實在是太衝動了，我不想妳受委屈。」

衛明珠笑著道：「先上去吧，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。我們是來吃大餐的，可不能因為這種人耽誤了正事。」

「對！明珠一向聰明，若珊妳就別擔心了，咱們快上去吧。」三公主對衛明珠的能力一向信任，既然衛明珠都不擔心，她自然也不擔心，當即拉著王若珊就上了樓。

三人到了樓上雅間卻看見袁皓軒靠在隔壁門口，等她們走近了還笑著鼓了鼓掌。「姊姊厲害啊，這一招真精彩！」袁皓軒用只有幾人能聽到的聲音說了一句，還朝衛明珠比了比大拇指。

衛明珠笑笑，「你怎麼在這？」

袁皓軒往後頭一指，坦白回答，「跟朋友出來吃飯，吃得差不多了，不料碰到那幾位就打算稍晚點走，沒想到看了一齣好戲。」

不瞭解前因後果的王若珊皺起了眉，疑惑地道：「你們在說什麼啞謎？我怎麼聽糊塗了？」

這時屋裡兩位公子走出來和袁皓軒告辭，看到衛明珠她們也一一問好，不過男女有別，又不怎麼熟悉，兩人禮貌的說了兩句就走了。

袁皓軒笑看著衛明珠問：「姊姊不介意我跟妳們再吃點吧？剛才一直說讀書的事來著，我都沒吃飽。」

衛明珠隨口道：「那要看公王和若珊介不介意啊。」

三公主和王若珊聞言都說不介意，於是袁皓軒就同她們一起進雅間落坐了。袁皓軒是衛明珠的弟弟，雅間的窗戶又是全開著的，自然沒有人說閒話。

聽說是衛明珠請客，袁皓軒立即點了七八道菜，笑說：「姊姊可是富人，今日我就劫富濟貧，好好接濟一下我這個窮人。」

輪到王若珊點菜，她詫異地看了袁皓軒一眼，「沒想到我們口味這麼相似，你把我想點的都點了，公主妳來點吧。」

三公主也不跟衛明珠客氣，一口氣又點了幾道自己愛吃的菜。

衛明珠自然更不會委屈自己，說好的吃大餐，她把自己喜歡的全都點了，幾個人一共點了將近滿滿一桌菜！

等小二走了，王若珊連忙問起之前的事，「明珠，剛剛袁公子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啊？難道真是妳安排的？可是……李松柏摔倒的時候妳就在我旁邊啊。」

袁皓軒忍不住搖搖頭，打開扇子道：「距離遠也可以做很多事啊，這個世上有一

種人他會武！還有一種人叫做高手！」

王若珊恍然大悟，「難道是陳七做的？怪不得李松柏剛說完話就摔著了！」說完她白了袁皓軒一眼，輕哼道，「我當然知道陳七是高手，我不是一時間沒想到嗎？你得意什麼？剛剛下過雨一點都不熱，也不知道你搨什麼扇子，裝模作樣！」

袁皓軒搖扇子的動作立時頓住，僵硬地看了看扇子，慢慢收起，嘀咕道：「都說王尚書的千金溫婉賢淑，我怎麼覺得跟個小辣椒似的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！誰是小辣椒！」王若珊柳眉倒豎，氣鼓鼓的盯著袁皓軒。

袁皓軒怔了一下，仔細看她兩眼，吃驚道：「妳怎麼成了兔子眼？」

眼看王若珊真的要生氣了，衛明珠無奈道：「你們兩個怎麼一在一起就要吵起來？皓軒你這麼對姑娘家太失禮了。」

袁皓軒聳聳肩，「又不是普通的姑娘，這不是姊姊妳的好朋友嗎？好了是我不對，開個玩笑，別這麼小氣啦！其實妳比京城其他姑娘好多了，真的，特別特別好。」

王若珊愣了愣，不確定地問：「真的？你認識多少京城的姑娘？」

袁皓軒忽然有些語塞，在王若珊的逼視下聲音微弱地回道：「就認識妳們三個啊。」

「那你說我比其他姑娘都好？你根本就是騙我！」

「當然不是！妳看我跟妳多熟悉啊，其他姑娘我連人都不認識，這還不足以說明妳比她們好嗎？不然我怎麼會沒注意到？」

「這麼說你是注意我了？你注意我幹什麼？」

「不是，妳怎麼說得我跟個登徒子一樣？妳不是我姊的朋友嗎，我當然會注意了。」

「那你的意思，如果我不是你姊的朋友，你也不會認識我嘍？」

「不是……妳、妳怎麼誇妳也不對了？我這，我說不過妳……」

「噗！」王若珊沒忍住笑了出來，趴在桌子上笑道，「哎呦你真有意思，我逗你玩的，你怎麼這麼認真？」

袁皓軒有些無語的看著笑不停的王若珊，「原來妳是故意看我著急？」

「我心情不好，碰到你這個小弟弟當然要逗一逗了，我這不是心情就好了嗎？」她擦擦笑出來的眼淚，得意地道，「怎麼樣，聰慧無雙的未來狀元郎，看你以後還敢不敢嘲笑我笨！」

「不是，我什麼時候嘲笑妳笨了？」袁皓軒說完就做了個投降的動作，頗有些認命地點頭道，「好好好，妳說的都對，能把妳逗笑也算我有點用了。對了，妳為什麼心情不好啊？以妳的身分還有人能給妳委屈受？」

衛明珠看看王若珊，又看看袁皓軒，突然覺得自己有點像背景。

什麼時候她的好友跟弟弟這麼熟了？在她守著鋪子賺錢的時候到底發生了什麼？不過是幾天時間而已，感覺她錯過了全世界！